

了北京师范大学搞国际写作中心，中心成立不久张清华老师那会儿就和我提过这个事，我们得做写作博士点，由莫言老师领衔，你要不过来读个书吧、念个博士吧。我回他说行啊。我那时候，还没写出《北上》，也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呢。后来我们几次见面的时候都会聊起这个事，后来北师大的这个写作博士点谈下来了，莫言老师再跟我说这个事，我觉得很好。一个是我觉得如果再不念书，我真的念不动了。第二个，我觉得我写作里面其实缺了一大块版图，比如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这一块资源。到我目前的写作为止，我所用的维护资源——虽然我在力图把传统跟先锋的，或者是本土的跟国外的不同文化和文学资源做一个对接，我有这样的努力和尝试——但事实上，我还是对西方文学那一块更熟悉，而对中国民间的、对传统文化这一块，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弱。莫言老师本来是我的师长，他拿不拿诺贝尔奖，我拿不拿茅奖，都不重要。对我来说，莫言老师是我尊敬的作家，还是我师长，人家的确有我学习的东西，而且我们平时交流特别好。从我个人的写作，如果想可持续发展，我觉得读他的博士生是必要的。”

在徐则臣的写作规划里，“运河”系列还有一部长篇小说《南下》，和另外一系列中短篇小说。

“《北上》的写作过程中，我准备了很多资料。有些写进了小说，有些放不进去，还有些写完后又生发出来的新想法。写《北上》一是把我对运河的认知做了一个梳理，同时又生发出很多新的问题、故事和想法。这些新的想法，我就慢慢用‘鹤顶侦探’这个短篇小说系列来呈现，以运河边上一个鹤顶镇上的派出所所长的视角，去呈现发生在镇上的故事。”

很多人惊讶徐则臣的这种叙述上的变化。但徐则臣有很清晰的认识：“我一直想用侦探或者其他类型小说的模式，把严肃文学想表达的东西给表达出来。我觉得纯文学的写作，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一个瓶颈期，或者说饱和期。该玩的文体差不多都玩了，该会的基本上也都会了、都见识过了。你要推陈出新，寻找新的生长点，可能引入一些——比如说类型小说，悬疑、科幻等等——有一些异质性的文学样式、表达

方式，来刺激它、启发它，没准儿我们的文学能改变一下目前僵化的状态。”

这几年，徐则臣一方面读《聊斋》、“三言二拍”，在古典文学中得到文化滋养，同时也在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中寻找叙事资源。“我想让自己的写作与历史与文化传统接上头，寻找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寻找中国文学的独特性——想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，必须有这种独特性。在全球化的时代，我们跟别人交流，要拿出足够的、可供通约的那部分东西，让我们的表达跟别人之间有一个最大公约数，这公约数越大越好，这是相互理解沟通的前提，否则就是鸡同鸭讲。几千年来，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、在我们面对世界的过程中，我们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技巧，有着中国人、中国文化的深深烙印，是我们血液里的东西。为什么到了今天，同样是中国人、同样是写作，反而被我们抛弃掉了，或者我们不能把它有效地运用到创作中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既然我们的文学要表达中国人的生活，要写好中国故事，要写出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，那么它一定有很多跟传统文学、古典叙事资源之间的密切联系。这个联系我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切断了，但现在是不是可以尝试把它给接上？”

下图：徐则臣生活照。摄影/张英

